

长篇连载(3)

寻找(上)

张贵清/著

小小的吴为,开始萌发了情感意识,他看到别的孩子都有妈妈带着,别的孩子们成天可以在妈妈的怀里打滚撒娇,只有他没有妈妈。于是,他非常思念母亲。他常常想,如果今生今世能看到一眼自己的亲生母亲,这一生就会心满意足了。可是,他的母亲在他不到两岁便患肺病死了。没有妈妈的娃儿真可怜啊,母亲死之前连照片也没有留下过一张,因为家里太穷了,没有钱来照相。母亲到底是什么样儿,他只能听大人们讲,说他的母亲皮肤白皙,相貌端庄,长得非常漂亮,心灵手巧,针线活儿做得相当好,而且在她没有得肺病之前,是一个健康、丰满、能歌善舞、教养有素、心地善良的人。这只是听说,那只是一点模糊的轮廓。在他的想象中,母亲应该是一个丰满的女人,因为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总是希望能躺在妈妈的两乳之间睡觉,那是人生最美不过的事情。如今,他的妈妈在哪里呢?“妈妈”这个美好的名词,只留给他今生今世无尽的思念。

有一次,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叔叔家的后檐下,这时,走来一位浓眉大眼、满脸都是络腮胡子的大叔。大叔看到这孩子孤零零地而且可怜兮兮地站在那儿,心生了几分同情,禁不住对旁边的人说:“你们看这个娃儿嘛!没有妈,好遭罪啊!没有妈的娃儿,好可怜啊!他是一个没妈的娃儿。”

吴为听到大叔这一番话后,悲从心来,眼泪禁不住喇喇地流了出来。特别是大叔最后那一句话:“他是一个没有妈的娃儿。”让他全身像散了架一般,一屁股坐在面前一块石墩上,失魂落魄地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整整一个下午,他都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块石墩上,望着远方的云层。半天没有说过一句话,连头也没有动一下。他想啊,或许我就是这世上最可怜的人了,永远没有妈妈。我的妈妈在哪里?

他望着远方的云端,妈妈或许就在遥远的云雾里。于是,他一生都在心中呼唤着:“母亲,你在哪里?”

他多么想看一眼自己的母亲啊!哪怕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也行。正当他思念母亲心切之际,有一天,有人带信来说,他的姨妈明天要来看他。当他听到这个好消息后,高兴得当天晚上没有睡好觉。他翻来覆去地想,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,明天能见到姨妈,也就等于见到母亲的影子。他想从姨妈的身上找到妈妈的感觉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他早早地起了床,沿着长满青苔的石板路向田野跑去。他一路奔跑着、呼唤着、期望着、等待着他的姨妈早一点到来。能看到姨妈,也就等于看到了自己的妈妈,这是他的希望。

此时,田野中寒气袭人,那高低不平的水田中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那时的天地,是多么地干净啊!可以看见冬水田中淹没的水草,水草在结清的清水中清澈无比。

啊!冬天的田野是多么地干净。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如碗儿潭的水一般清澈见底。他从结冰的水田中抓起一块冰,向结的薄冰上扔去,小冰块便在玻璃一样的冰块上愉

快地奔腾跳跃,喇喇地溜冰而去,滑向远方。

他在田野上等了一天。可是,他的姨妈一直没有来。他多么希望早日看到自己的姨妈啊!他还是那么幼小的年纪,母亲患结核病去世,他还不知道母亲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儿,母亲生前连照片也没有留下一张。

今天,他想从姨妈身上寻找一点母亲的影子,寻找到母亲的温情抚爱。

可是,等了一天,天已快黑下来了,姨妈还是没有来。他等啊等,等得实在太困了,便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叔叔的家里,肚子又饥又饿,他疲惫不堪地钻进叔叔家一个装粮食的仓库中。仓库是用木板做的,有半人多高,他要爬上去,得费点劲儿。仓库里面堆了一堆散发出谷香的干稻草,那就是他睡觉的地方。他躺在稻草上,望着房顶上的亮瓦,冬日最后的余光从上面漏斗形的木板缝隙中滴下一丝黯淡的光。他身心疲惫,饥肠辘辘,在迷迷糊糊中呼唤着母亲困倦地睡去。

不知何时,突然有一只温暖的手臂枕在吴为的颈部。啊!是姨妈来了。吴为一下子把面前这个女人的手臂勾得紧紧的,梦幻中高兴地喊道:“姨妈!姨妈!”

此刻,一个女人用清甜的声音回答说:“我不是你姨妈,我是你表姐。你姨妈有事没有来,叫我来看看你。你还好吧,我可怜的表弟?”女人一边说一边抽泣着。

吴为双手勾紧表姐的手臂,他感觉面前这个女人就是姨妈,姨妈就是妈妈的影子。刹那间,高兴的泪珠儿一串一串地滚了下来。他不停地用自己的脸亲在表姐那女性温情的臂膀上,用脸不停地熨帖着表姐的肌肤。眼前这个女人,似乎就是母亲的化身。

为此,他的童年,几乎都在寻找自己母亲的影子。

大凡天底下面容端庄,文静秀雅,心地善良,体型丰满的女人,他都会把她们视作母亲来敬爱。

后来,吴为的父亲再次在人头山下沙湾儿的山谷中,在祖业的老屋基上重新修了两间简陋的草房。这时,吴为才随大他八岁的二哥吴贵,以及大他五岁的姐姐吴秀,共同来这里居住。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。

在这山谷里,斜对面山上那个叫“大片上”的地方,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黄三娘老奶奶的家。自从他们回到这个老屋基居住之后,吴为常常要去黄三娘老奶奶家中玩。

有时,吴为要在老奶奶家里住上几晚,才回到山下那个家,因为,这里曾经是他婴幼儿时期的第一个家。他母亲去世之后,没有人照管他,他在黄三娘老奶奶家前后住过很长时间,这里好比是他童年的家。无论什么时候,只要吴为走进黄三娘的家里,黄三娘都会把他当作亲孙儿一样来爱护。他的童年,是这位善良的老奶奶唱着山歌,搅着玉米粥加红苕把他喂养大的。老奶奶等于他生活中第一个母亲真实的影子,在他幼小的心灵里,是老奶奶用伟大的母爱哺育着他,让他一辈子做人人都宽厚仁慈。

(待续)

家庭内外

沙滩上的小雏菊

严菽平

“结婚后,我们不要孩子好不好?”一向吵闹着要孩子的女友,破天荒地說出这些话。显然,第一次带思芸出门,她已经累怕了。

六岁的堂妹思芸是女友全家的开心果。这次到琼海,女友特意拉着思芸一起,本以为是一趟愉快的旅行,没想到一天下来,女友苦不堪言,只缘于思芸旺盛的精力和任性的心理。

刚到酒店,思芸便不顾新买的衣服,一个人窝在大堂的茶几下,拉我们捉迷藏。好不容易上了电梯,又说想去看看蓝天。眼看餐厅没位置了,好说歹说,才哄她去了餐厅。原来这家酒店离海边并不远,我们也准备满足她的心愿。还没吃完饭,又嚷嚷着要去看海,这一次,怎么也哄不好了。

“哼!我要看海!我要看海!我就要看海!”思芸一边哭喊着,一边用手捂住脸,从手指缝里观察我们的动静。

“思芸听话!没时间了,吃饭前不是说好了吗?我们一起去看电影。电影票都订好了。”眼见电影即将开场,女友着急地向表妹抗争着。虽然思芸年龄不大,可力气很大,每每拽着女友到处跑,就像第一次出门的哈士奇一般,躁动得让人心力交瘁。

“我太难了!早知道就不带她出门了。”趁着思芸藏起来,女友忍不住和我吐槽。

沙滩果然很近,距离餐厅不到两百米。深秋的暖阳照射在沙滩上,有一种躺在天鹅绒上的质感。思芸一过来,便牵着女友,往沙滩上冲。

距离海边还有一箭之遥,思芸便被路边的小雏菊留住了脚步。“姐姐!姐姐!你看,这朵菊花好可爱!我们可以带回家吗?”思芸似乎忘记了几分钟前,她是多么地想看大海。然后,不等回答,思芸便赶紧采了几朵雏菊,跑到了沙滩上。

思芸把雏菊插到柔软的沙子里,回头掬了一捧海水,浇在雏菊的根上。“沙滩上的阳光更暖!小菊一定喜欢这里!”她一边忙着,一边嘟囔着。

“思芸,我们看到海了,什么时候回家呀?”

“等小菊开花,我们就回家,好不好?”

“你刚刚不是说看到海,就回去吗?”身心俱疲的女友彻底“崩溃”了,挥舞着手臂。

“没事!我们陪思芸玩一下吧。”

思芸就像脱缰的野马,奔驰在海滩。一会儿,拉我迎着海浪呐喊;一会儿,蹲在水里捡贝壳;一会儿又坐在沙滩上,堆起了城堡。终于,天色暗了下来,我们往回走。

“思芸走慢一点,地上有很多玻璃渣。”看着沙粒中的碎玻璃,女友皱起了眉。

“姐姐,我有办法了!”思芸蹲下来,用稚嫩的小手在路旁捡起了碎玻璃。“一粒、两粒、三粒……”

这一瞬间,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突然狠狠地疼了一下。

孩子的心,任性,简单,可向上。他们只是用最原始的心态,表现对世界的认知。

他们可以站在海边,等待浪花拍打脚心;他们可以蹲在路边,捡起碎玻璃;他们还可以在沙滩上种下一只小雏菊,静静等待花蕾的盛开。他们愿意充分享受眼前的美好,而忘却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哪。

“带孩子需要有耐心。”这是网上最火的育儿经。

“我要走进你的世界,你不让。我想让你走进我的世界,你又不来。”这是父母的苦恼。

我想,成长的主角是孩子,他们有他们的意愿。我们能做的就是,多生几个孩子便多出几个世界。

漫画

倾听者



英逸画

陈英远 作